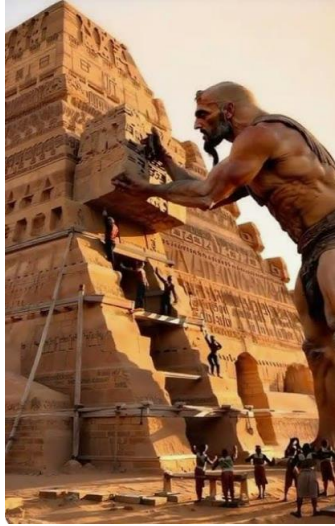


§ 登高

序



在愛奧尼亞的群島之中，薩摩斯島是一顆明亮的珍珠。

它隔著一線海峽遙望小亞細亞，面向旭日升起的東方。

海風裡有葡萄的香，也有遠方商船帶來的銅、紙草與祕法。

那裡的居民不僅是水手與工匠，更是觀星者與思索者，他們以繩測地、以影觀天，認為神祇的律令藏在數與形之中。

這便是愛奧尼亞文明的氣質：開放、好奇、自由，像浪花推進岸邊又退回海洋。

從米利都的泰勒斯起，人們開始用「理性」探問天地，從河流的流向與星辰的運行尋找秩序。這裡的神話仍在吟唱，但歌聲背後，已潛伏著一種新的信念——世界可以被理解。

薩摩斯島正是這股精神的重鎮。

城南的平原上矗立著赫拉神廟，白石的柱列在日光下閃耀；那是女神的居所，也是人間建築技藝的驕傲。

再往山北，是葡萄山 Ampelos，山腰間有工匠的村落，鍛造青銅與陶器。

港口外，船隻往來於埃及與腓尼基，帶來異國的數術與星表。

島上的孩子在晨風裡長大，學會觀察影子與角度，就像學會祈禱一樣自然。

Mnesarchus 年輕時曾遠航至尼羅河，見識埃及祭司以繩與影測金字塔之高；Pythais 信奉赫拉，崇敬秩序與潔淨。那日清晨，他們攜手登上 Ampelos 山，不為朝聖，也不為遠眺，而是為了教孩子如何以光度量世界。

從這座小山開始，一個孩子將走向宇宙的數學。

清晨的薩摩斯島，海面還在吐霧。

港口的水手們正鬆繩啟帆，從遠處望去，那些帆影在朝陽中像一隻隻白鳥，欲離巢而翔。

Mnesarchus 披著薄麻衣，肩上背著一根刻滿符號的木杖，那是他從埃及帶回的旅行杖。

Pythais 把頭巾束好，手裡提著一籃葡萄與餅，催促著小畢：

「快點吧，太陽升起前要走一段山路呢。」

小畢還不滿七歲，卻有一種過早的靜謐氣質。

他一邊走，一邊用手指在塵土上畫三角形，又把腳尖對準頂角，比劃著：

「父親，這樣的形是不是能量出影子的長度？」



Mnesarchus 微笑：

「是的，孩子。你看，若太陽在同一時刻照射，我的杖與那棵橄欖樹都投下影子。若我們知道杖的長度與影子的長度，便能按比例求出樹的高度。埃及人就是用這方法測量金字塔的。」

Pythais 插話：

「你又在講你的尼羅河故事啦。」

「是啊，」Mnesarchus 笑著回她一眼，「那時我年輕，在孟斐斯城外的神廟裡見過一位祭司，他教我如何觀測太陽的角度。埃及人不靠神諭，而靠繩與影；他們說，神以光為尺。」

小畢眼睛一亮：「那我們今天也要量光的尺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他們沿著山徑拾級而上。

山名為 *Ampelos*，在薩摩斯語中意為「葡萄藤」，因山坡多種葡萄而得名。

這座山並不高，但站在山腰已可望見港灣與遠方的群島。

途中風拂松針，發出細響；蝴蝶掠過草叢，光斑閃爍。

Mnesarchus 停下腳步，插下木杖：

「看這裡，小畢。假如我們要知道這座山有多高，該怎麼辦？」

小畢抬頭看山頂，皺眉道：

「太高了，不能爬到頂去量。」

「那就要用影子。」

他在地面上插一枝短木，使它筆直，讓太陽照出影。接著，他拉出繩索，在地面上畫出直線，又取出一個小角尺。

「你看，這裡是太陽光的方向。假設我們知道這枝木的高度是二肘，它的影長三肘，那麼木與影的比就是二比三。若我在這裡測得山頂的仰角，用同樣比例就能估出山的高度。」

小畢聽得入迷，蹲下身，把石子堆成小山，模擬父親的講解。

Pythais 在一旁笑說：「他連吃飯都忘了。」

「讓他玩吧。」Mnesarchus 望著兒子，眼神溫柔卻深邃，「他對數字的感覺比我當年還敏銳。也許某日，他會找到天地的秩序。」

說著，他望向南方，似在回憶。

「父親，你那時為什麼要去那麼遠的地方？真的有河從沙漠中流出嗎？」

「有啊，尼羅河。它一年漲一次，帶來黑泥與肥土。」

埃及人說那是神的眼淚，但我看那更像是一種法則——水從高處流下，日出日落有定，星辰循環有節。孩子，世界的美在於它能被度量。」

「度量？」

「是啊。不是貪婪的佔有，而是理解它的比例。譬如你母親編織衣裳的紋樣，也有節奏與重複；那便是一種幾何。宇宙本身，就是最大的織布機。」

Pythais 聽了，笑罵他：

「你這商人到像個詩人！」

「詩人也好，商人也罷，總要懂得計算。」Mnesarchus 指向遠處的港口，「從這裡到港口若要估距，你看那艘船的桅杆與海平線之角度，若用比例，可算出距離。埃及人以三角測量尼羅河支流，我們也可用相同方法測出航程。」

小畢望向遠方的海面，陽光已漸強烈，波光粼粼。他用小手比劃著：

「如果我知道那桅杆高十肘，它的影在海上有多長，就能知道船有多遠嗎？」

「差不多。你要學會觀角度、測比例。等你再長大些，我會教你繩線法——用一條打結的繩分成十二等份，就能構出直角三角形。那是埃及的神祕數：三、四、五。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於五的平方。」

小畢抬起頭，陽光照在他黑亮的瞳中：

「那就是神的法則嗎？」

Mnesarchus 微笑：

「或許吧，但也許神只是在笑我們太愛找法則。真正的法則，是在心裡感到和諧之時。」

他倆一邊說，一邊登上山頂。

風從海上吹來，帶著鹽與葡萄葉的香氣。

Pythais 鋪好布巾，把餅與葡萄放在上面。三人坐下。

遠處的港口成了銀線般的弧形，白船如點點魚鱗。

Mnesarchus 拿出木杖，在地上畫了一個圓：「這是太陽的路徑。」

他又在圓中畫上兩條交錯的弦：「若一條線代表白晝，一條代表黑夜，兩者交於黎明與黃昏。你記得，孩子，沒有黑夜的地方，也不會有黎明。」

小畢點頭。他的目光停在父親的線條上，似乎已在腦中看見某種更大的圖形——將來他會稱之為「宇宙的和諧」。

Pythais 望著他們父子，心中有一種靜默的喜悅。

她知道這趟登山，不只是郊遊，也是一場傳承。

午後，三人下山。太陽斜照，影子拉長。

Mnesarchus 收起木杖，輕聲對妻子說：

「當年在埃及，祭司告訴我：『一個人若懂得用影子測量太陽，就能在心中建起一座金字塔。』我那時不明白，現在看著這孩子，也許那話說的就是他。」

Pythais 回望山頂，陽光在雲間穿行，山的影像映在海面上，宛若另一座倒置的山。

她微笑著說：「那麼，讓他學著去測那倒影吧。」

Mnesarchus 頷首，凝視那片光影，彷彿已預見小畢的未來。

那個將以數與形構築宇宙秩序的青年，正在這片晨光裡，靜靜誕生。

後記：

愛奧尼亞（Ionia）是古希臘人定居於小亞細亞西岸（今土耳其西岸）的一系列城邦的總稱，包括 米利都（Miletus）、以弗所（Ephesus）、科羅芬（Colophon）、普里埃涅（Priene）、克拉佐墨奈（Clazomenae）、薩摩斯（Samos）等。

這一帶在公元前 8 - 6 世紀之間，成為愛琴海與東方文明交匯的門戶，也因此孕育出極具創造力的文化與思想。

愛奧尼亞文明的特徵

1. 開放與交流：位於希臘與東方（埃及、巴比倫、腓尼基）之間，商貿往來頻繁。船隻、學者與思想自由往返，使得這裡的希臘人接觸到天文、數學與宗教的多重觀念。
2. 理性與觀察精神：
愛奧尼亞人開始以自然原因解釋世界，而非單靠神話。
 - (1) 米利都的 泰勒斯（Thales）提出「萬物源於水」；
 - (2) 阿那克西曼德（Anaximander）思考「無限（Apeiron）」的本原；

- (3) 阿那克西美尼（Anaximenes）主張「氣」是宇宙根基。
這一連串思索，成為後來「自然哲學（physis）」的起點。

3. 科學與數學的萌芽：

愛奧尼亞人學習埃及的幾何、巴比倫的天文，並進一步抽象化、理論化。

這條路最終在薩摩斯的 畢達哥拉斯 身上達到哲學與數學的結合。

4. 藝術與建築：

愛奧尼亞風格在希臘建築中以優雅的螺旋柱頭（Ionic order）著稱，與粗壯的多立克式（Doric）相對，顯出柔美與人文氣息。

薩摩斯島位於愛琴海東部，靠近小亞細亞岸邊的米利都，是一座富裕的海上城邦。畢達哥拉斯誕生的約前 570 – 564 年，島上正處於強盛時期，由僭主波呂克拉忒斯（Polycrates）的家族掌權前夕。